

北方昆曲劇院《遊園·驚夢》首度赴港



●舞台空間運用融合了古典與現代技法的融合。



●北方昆曲劇院《遊園·驚夢》

# 演繹 重現 古典意趣 宮廷風華

一曲遊園驚幽夢，千古至情動人心。作為中國戲曲史上經典名作，《牡丹亭》以其卓越的文學與美學價值，被一代代的讀者與觀眾頌頌不止。這個周末，受2026「國風韻飄香江」文化演出季邀請，由北方昆曲劇院出品的宮廷版昆曲《遊園·驚夢》首度登陸香港，帶領觀眾沉浸式步入綺麗的「牡丹之夢」，體味東方愛情的極致浪漫。

近日，《遊園·驚夢》中杜麗娘的飾演者、青年昆曲演員邵天帥，與柳夢梅的飾演者、青年昆曲演員王琛，在北京接受了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。他們表示，這版作品以「文物+戲曲」的活化方式，力求還原宮廷戲曲的典雅風貌。他們期待，《遊園·驚夢》能如一顆種子，在香港這片沃土上生根發芽，讓古老的雅音在現代都市盤旋回響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、王美晴 圖：主辦方供圖

《遊園·驚夢》傳世版本甚多，是昆曲中歷久彌新的經典一脈。北方昆曲劇院這一版本上演以來，兩位主演以細膩傳神的表演，將杜麗娘與柳夢梅的愛情故事演繹得如泣如訴、動人心弦。在邵天帥和王琛看來，本作既恪守傳統昆曲的藝術精髓，又融入了現代審美表達，令古老劇種在今日舞台煥發出新的生命力，老觀眾得以窺見新意，新觀眾亦能走近古典。

## 「文物+戲曲」呈現典雅宮廷美學

在《遊園·驚夢》中，處處可見匠心獨運的藝術追求。全劇以「文物+戲曲」的創新活化方式為核心理念，大量考據故宮博物院所藏宮廷文獻與傳世文物。人物服飾、十二花神、睡魔神等造型均嚴格參照宮廷記載與實物遺存進行再創作，呈現出有別於常見舞台版本的典雅宮廷美學風貌。

邵天帥介紹道：「我們採用的都是工尺譜直譯而來的內容。與當前舞台上常演的傳統版本相比，部分字句與唱腔或有出入，但我們堅持原封不動地依照工尺譜進行呈現。」她繼而指出，劇中服飾、劇本編排，乃至十二花神手中所持的法器，全部以非遺技藝加以呈現。

在舞台視覺層面，《遊園·驚夢》將傳統昆曲的虛擬寫意筆法與中國畫的工筆細描意趣相融合：三面旋轉的

「月亮門」與七層紗幕交相輝映，輔以層次豐盈的燈光設計，大寫意的園林意境宛在眼前，呈現出與傳統版本迥然有別的宮廷美學氣象。

## 「一夢嵌套」重構生死至情

該版本的一大亮點，便是採用了「一夢嵌套」的構思。邵天帥介紹說，全劇截取《牡丹亭》精華片段，以「一夢嵌套」的結構重構敘事脈絡：夢中相遇傾心、傷情而逝，生死兩隔、人鬼神交，終至杜麗娘自夢中醒來，入夢與出夢之間形成圓滿閉合。在恪守原著精神的同時，這一處理充分展現了經典文本豐富的解讀空間，亦彰顯出《牡丹亭》藝術世界的博大與精妙。

「我們常說『一夢華胥』，創作過程中我們始終在追問：湯顯祖提筆寫下《牡丹亭》時，為何要以杜麗娘的夢為核心來鋪陳《遊園驚夢》？當我們以當代人的視角去重新解讀，這樣的重構便有了更深一層的意義。」邵天帥表示，主創團隊在「重構」上做了一次審慎而真誠的探索，許多觀眾在這一版演繹中獲得了內心的觸動。

邵天帥還表示：「我們在舞台上所有的唱、唸、做、舞，皆是一種流動的美學。」這一版的美學呈現，是多維而立體的：舞台設計取法於中國傳統繪畫的設色意

境，提煉出獨特的美學色彩譜系；燈光設計則為我們開啟了對舞台光影的全新認知。

## 冀與香港觀眾深情相見

這部作品歷經兩年精心打磨，其間陸續衍生出大劇場版、古戲樓版、交響版等多種演出形態，更與英國團隊合作攝製了舞台藝術電影。邵天帥介紹說，「此次演出，我們會盡最大努力，將這一版首演時的完整風貌與藝術標準，原原本本地帶到香港，期盼能贏得香港觀眾的傾心與喜愛。」

談及即將赴港演出，王琛滿懷憧憬。「這是我第一次登上香港的舞台，熱切盼望能與香港觀眾朋友們相見。」邵天帥則不只一次到訪香港，她深知這裏有一群深愛昆曲的曲友，默默守護著這門古老藝術的薪火。兩位主演都希望，借由多元的藝術視角，讓世人看見昆曲那穿越時光、動人心魄的獨特之美。

對於昆曲藝術如何「傳統煥新」的話題，邵天帥認為，站在國際視角上，戲曲藝術必須思考如何在多元融合的環境裏，重新喚醒古典、激活傳統。「香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，讓我們能夠以更多元的視角，反哺傳統文化的發展，讓傳統既有當代價值，又牢牢守住血脈的根。」

## 在夢起夢醒間演繹人物靈魂

杜麗娘是一個戲曲文本中極具張力的女性人物。邵天帥表示，自己側重於挖掘角色身上那份大膽，以及對精神自由的執著追尋。在傳統語境中，杜麗娘往往被視作深受封建禮教壓抑的女性，但細讀原著便會發現，她其實極其勇敢、渴望衝破桎梏、追尋自我與美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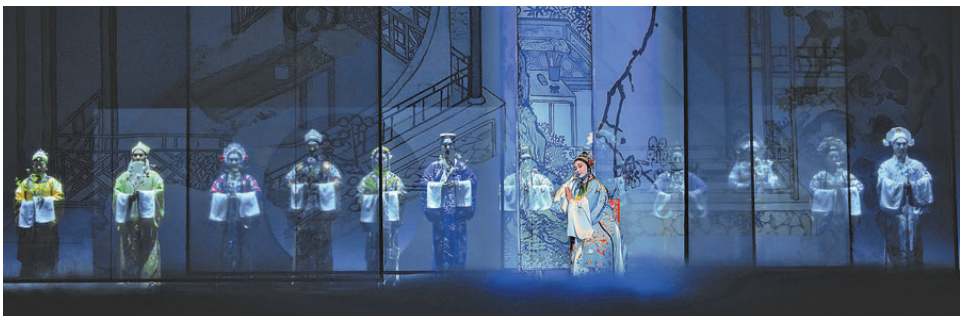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們這一版以杜麗娘的夢開篇，又以她的夢醒收束，核心便是從女性視角來講述這個故事，其中自然也融入了我許多個人的情感。」為了演好這個人物，邵天帥翻閱大量戲劇理論，以及明清戲曲文本與藝人評述，而她飾演杜麗娘時，也始終追求一種不着痕跡的流暢與自然。

王琛是北方昆曲劇院備受矚目的人氣小生，採訪中顯得儒雅內斂的他，踏上排練舞台便神采飛揚。為演繹好柳夢梅，王琛傾注了許多思考，「柳夢梅本是一個風流瀟灑、心思純粹，又敢於勇敢追求愛情的男子。但這一人物其實並不好演，很多地方要拿捏分寸，表演上既要細膩入微，又必須讓人物個性鮮明。」

王琛表示，《遊園·驚夢》中的故事皆發生於夢境之中，演出需把握好撲朔迷離的幻夢感，表演手法上講究虛實相生，尤其要多一些「虛」的處理，方能向觀眾傳遞出夢境的幽深與神秘。



●服飾特邀故宮專家依託《升平署扮相圖》等宮廷文獻考據設計。



●三面旋轉「月亮門」搭配七層紗幕，藉助燈光設計構建出虛實相生的多維空間。

## 「巾生魁首」現場點讚

在排練演繹《遊園·驚夢》的過程中，團隊得到了昆曲名家汪世瑜先生的悉心指導。王琛回憶，「汪老師八十多歲了，能有機會跟他學習，是一份極為難得的經歷。我的啟蒙戲便是《遊園驚夢》這些經典，已經演了多年。此番汪老師幫我重新梳理，既是珍貴

的學習，也是自我提升的良機。」

邵天帥談道，這部戲帶給他們更多的是一種內心的陶冶與昇華。「汪老師既排過青春版《牡丹亭》，也執導過許多地方戲版本的《牡丹亭》。當他第一次接觸到我們這版宮廷風格的《遊園·驚

夢》，看完連排就給我們鼓掌，說『你們超出了我的想像』。」

「汪老師常跟我們講『無技不成戲，但技永遠要服務於人物、服務於劇目』，這句話讓我感觸特別深。老師曾跟我說：『別做那麼多動作，就靜靜靠你的眼神、你的心，把內容演出來。』」汪世瑜先生的教導也讓邵天帥領悟到，原來藝術可以有許多不一樣的表達方式。



●《遊園·驚夢》以宮廷美學為核心，獨具韻味。

## 《約丹與狄里柏斯基》音樂會 呈現港樂勁量氣派

香港管弦樂團（港樂）早前的《約丹與狄里柏斯基》音樂會，以指揮與鋼琴家命名，節目包括李斯特的《A大調第二鋼琴協奏曲》（S.125）和曲目三拉威爾的作品。無疑，鋼琴是這節目的主打曲目，李斯特加馬其頓獨奏家狄里柏斯基應是大部分入場者捧場的主因。《第二鋼協》本身就有不少激烈快板，此乃意料之中；然而這場節目的拉威爾部分，尤其組曲與圓舞曲兩首，都同樣爆發出勁度，就遠非聽眾預期。約丹與狄里柏斯基果然帶來突出的「驚」和「喜」。

只有一章的《第二鋼協》分6段，緊接互動，在狄里柏斯基手中的確是不同凡響。初段憂鬱得很溫柔，配合獨奏的手勢甚至奏出詩意般美妙，觀眾還陶醉在這迷人樂音中，獨奏已進入〈非常激動的快板〉，霎時間一連串快速樂段飛快躍前，比諸謔曲更響亮。大提琴在〈中庸的快板〉中表現柔美，中和了鋼琴的勁度；緊接的〈果斷的快板〉，獨奏旋即回歸驚人速度，就算在〈不太快的進行曲風格〉

中後段依然有力地飛馳；到了尾部〈活躍的快板〉，獨奏的速度仍然驚人。樂團在尾三段，除木管、弦樂外，笛子、雙簧管都有動人演出，銅管的加入更助聲勢，狄里柏斯基此曲的演繹比預期的音量與速度都勁，其投出的爆炸力超乎想像。除間中輕柔部分，幾乎全程都與速度競賽，只見其雙手不斷在琴鍵上遊走，力度驚人。莫說這樣彈奏根本沒可能有時間看譜，要求的指力亦非一般訓練可達，只見他中後段有兩次趁機把右手垂下快閃一甩手指作舒緩，就如他用的力實在好重。這種演奏令人精神聚焦又心跳加速，若非他在輕柔段落又散發出詩般感染力，初看者會被那種重型風格誤導，以為他只專長以「勁指」做噱頭。

拉威爾的《達夫尼與克羅依》第二組曲與《圓舞曲》，在瑞士指揮約丹棒下，亦有新爆發點。不是把港樂的華麗宏大釋放出來，反而是把芭蕾舞曲與圓舞曲的不設邊界，盡情又奔放地展現出來。《達夫尼與克羅依》中，木管以及長笛、雙

簧管，協同弦樂，把曉晨的柔和輕輕帶出，之後樂團把歡呼喧鬧、狂歡起舞，以及慶典的熱鬧氣氛推到最高。約丹的做章似不受「局限」，讓樂團的能量盡數推送到觀眾面前，出來的效果比想像大。

簡單來說，港樂在同類作品中較少會這樣爆發如此威力。到了《圓舞曲》，指揮再讓觀眾領略樂曲的勁度。雖然樂曲本身前面有些古怪且帶一些哀傷和黑暗面的樂段，並不像一般圓舞曲般歡快華麗，但感到指揮也像跳出這類作品的框框，盡情把港樂各聲部的特色放大。《圓舞曲》不只華麗，而是宏大奔放又激烈，一時間在演奏效果上讓人感受到港樂如同歐洲樂團般出色。《圓舞曲》與《達夫尼與克羅依》在約丹棒下，似有如柴可夫斯基或布拉斯斯那種宏大勁度的爆發，這



●港樂《約丹與狄里柏斯基》音樂會 攝影：Keith Hiro/HK Phil

是筆者入場前沒有預計到的體驗。

不過開場的《高貴與傷感的圓舞曲》就太散太短，16分鐘的作品分了8段，很難令觀眾聚焦，就算當是樂團熱身，安排也不聰明，反而是個不好的開頭，若非接下來的演出都有預期外的收穫，會破壞整晚成績。《約丹與狄里柏斯基》除看到指揮與獨奏家的極端炫技外，還讓人體認港樂的勁量氣派，無論喜歡與否，都標誌了港樂的新一頁。

●文：鄧蘭